

希尼蘭·普定格

辛克萊·路易士著 叶封譯



格定·普兰尼希

（德）格定·普兰尼希 著 王 明 译



格 定 · 普 兰 尼 希

〔美〕辛克莱·路易士著

叶 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Sinclair Lewis
Gideon Planish

本书根据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43 年版本译出

格定·普兰尼希

原著者 [美]辛克莱·路易士
翻译者 叶 封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13 1/2 字数：277,000

1962 年 6 月第 1 版

196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2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989

定价：(九) 1.4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为美国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辛克莱·路易士后期的重要作品之一，写于一九四三年。全书以主角格定·普兰尼希为枢纽，用諷刺的笔触勾勒出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面貌。

格定·普兰尼希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小城兽医的儿子，自幼野心勃勃，一心想当联邦参議員。二十九岁即当了教授，課余以演讲为副业，信口雌黃，騙取名利。他拚命想往上爬，先后在許多文化、宗教組織和慈善机关混过。作家通过对他的經歷的描写，比較深刻地刻划了美国統治阶级怎样利用教育界、宗教界、慈善界的公益机构等工具，为它的法西斯化政权和反苏反共的政策服务；同时刻划了壟断資本家的形形色色的走卒——州长、参議員、百万富翁、退伍高級軍官、妇女界領袖之类的嘴臉，不啻一幅“百丑图”，从而使我們认清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实质。

曼哈頓号飞快車的急促的汽笛声把那孩子吵醒过来，他的方方的臉因微笑而牵动了一下。在朦朧半睡中，他深信自己有那么一天会搭乘这班火車，还会在豪华的房間里受到百万富翁、詩人和女伶們的欢迎。他会成为他們中間的一員，受万人景仰。

他目前的情况——那是在一九〇二年，他才十岁——也够好的啦。他父亲不光是个兽医，还兼做剥制动物标本这一行当，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也还算是个干得不那么坏的人啦；要知道，有着三万八千人口的弗尔根是偉大的文奈馬克州①的第七大城呢。普兰尼希家的紅磚房也是大楓胡同那一整排房屋中裝飾得最讲究的，他們家有电话，还有一套皮面精装的《美国百科全书》。总而言之，一家子既有文化，又不乏事业心。而当小小的格定·普兰尼希听到誘人的火車声的时候，他心中很有把握，将来决不致于就这么填填老鹰的肚子，治治鬚毛狗的消化不良而已。

他会当个參議員或者很出风头的部长，总之是口若悬河、夸夸其談的一流人物；他会使两三百人一場的听众靜听他象联珠炮一般滿口慷慨激昂的形容詞，大談其自由和普里茅斯

岩壁^②。

甚至就在孩子微笑的时候，火车的最后一声汽笛穿过沼地和远处工場傳了过来，那么迷茫，那么凄凉，使他又陷入疑虑中，他惯常对自己以及自己的辯才产生疑虑；那张小小的方臉这又绷紧起来了——满脸焦虑和妥协的神色，活象一个先知，但这个先知既要神的嘉許，又希望吃到比刺槐果和野蜂蜜更加香的东西。

在远比他父亲用防腐剂处理猫头鷹的事业高出很多的道路上，格德^③已經觉得有点儿眩暈。他能够悵惘地預感到，生活行将把他推上高位而搞得目迷神眩。

* * *

一个矮矮胖胖、头发象玳瑁猫似的青年，匆匆走进爱德培学院的教务长办公室。他俯下头，对那惶惑的教务长瞪了一眼，就象个交通警察那样举起一只結实的胳膊，咆哮道：

“假如他們胆敢公然出面辯护，說金本位制是样好东西，那我們决心跟他們周旋到底！嗯？”

“对的，对的，”教务长撫慰似地說。他是个日漸衰老的人，

① 这里的城和州都是作者虛构的，代表美国中西部一带的城市，可能影射作者故乡明尼苏达州。作者在另一部小說《爱罗史密斯》中，也把主角的故乡安排在文奈馬克州，并明說这个州是和伊利諾斯、印第安納、俄亥俄、密执安四州邻接的，似乎又是指威斯康星州的了。

② 一六二〇年冬，一百多个喀尔文教派的英国新教徒因不堪忍受宗教迫害而远赴美洲，普里茅斯岩壁就是他們最初登陸的地方，在今美国的馬薩諸塞州。

③ 格德是格定的爱称。

是个谨慎的学者，因为爱德培是长老会的一所有名望而规模不大的学院。他善于应付一年级的学生。可是格德·普兰尼希愤怒地继续道：

“‘我们背后有我国和世界的广大产业工人，我们也受到实业界的支持——’”

教务长插进来说：“是‘商业界’，不是‘实业界’。假如你一定要引用威廉·詹宁士·勃利安^①的话，就该引得准确，我的年轻朋友。”

格德显得很难受。在他长长而雄心勃勃的一生中——他现在才十八岁——一直被这种吹毛求疵的误解所困扰着。勃利安那篇演说他从头至尾都熟悉，而且他天生是个公众的领袖，从不浪费自己所掌握的知識。他继续大声说：

“‘——受到商业界的支持，也受到劳工界和各地劳工的支持，我们在答复他们的金本位制的要求的时候，会这样说：“你们不得把荆冕硬套在劳工的额头上，你们不得把人类钉死在金十字架上，^②”’你瞧，教务长，我一定要选辯論法和即兴演说这门课，我非选这门课不可，我就为这门课才来爱德培的，我问过‘普洛夫’^③——”

① 威廉·詹宁士·勃利安（1860—1925），美国律师、政治家。1896年在芝加哥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著名的“金十字架”演说，获得了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1913—1915年曾任美国国务卿。

② 语出威廉·勃利安一八九六年的演讲辞。荆冕原指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前所戴之冠，参看《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③ 美国人，特别是大学生，在口语中好把多音节的字缩为单音节字，此处“普洛夫”是“教授”（professor）一字的缩语，格德讲了以后，教务长立即加以纠正。

“教授。”

“我問过‘普洛夫’，他說一年級學生不能選辯論法，但是我非選它不可。”

“你覺得大一修辭學和一門愉快的大一英語課，華茲華斯^①和《水仙》，不能滿足你嗎？”

“是，先生。我想，這課程聽起來也許有點兒誇張，可是我有著某種宣言要發表。”

“你的宣言是什麼呢？”

格德朝外面接待室里望望。那兒除了教務長的秘書以外一個人也沒有。他擺開了辯論的陣勢，堅持說：

“我覺得，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從政青年，該比今天的政客更加誠實，更加具有豐富的历史知識和，呃，嗯，公民學知識，他們將進一步從事擺在我們面前的未了工作——把這個國家導向更高度的自由、獨立、平等、博愛、自由，以及——嗯，我的意思指更高度的——”

“民主。”

“對啦，民主。這樣你就明白，我非選辯論法不可。”

“‘辯論法’這個詞兒你是怎樣拼的，年輕人？”

“我想是 f-o-r-e-n-s-i-k-s^②。我能選嗎？”

“不能。”

“你說什麼，先生？”

“我說‘不能’。”

① 華茲華斯 (1770—1850)，英國 消極浪漫主義詩人，《水仙》是他的著名詩篇之一。

② “辯論法”一字的原文應為 forensics。格德把這個詞兒拼錯了。

“你意思說我不能選辯論法？”

“不能。”

格德心里覺得很亂。為領導群眾作好準備，這件事好像得繞圈圈走路。他覺察到有一個同班同學——瘦瘦高高，屬於毫無理想而極無聊的那種大一學生——走進了接待室，正在聽着。格德便口氣比較緩和，竭力陳說：

“我是弗爾根林肯中學的辯論隊的台柱，那是全州第五個規模最大的中學。”

“不行。這是規則。演說課是專為高年級學生開的。”

“我們曾經和蒙納克地方來的韋勃斯特中學的代表隊辯論過，題目是：‘航空機在戰爭中永遠不會有用’，我們贏了。”

“我的年輕朋友，你的熱情可嘉，因此——”

“我能選這門課啦？辯論法？好極啦！”

“你不能！請一出—去—吧。”

格德走了出來，心里有點不了然，後來在生活中，他因為世人有志救世的人毫不感佩，也常常這樣覺得大惑不解。

當他穿過接待室的時候，那個瘦瘦的家伙斜着眼瞟了他一下。

*

*

*

在道克燒烤店里，格德正吃着點心，這是他來到愛德培學院的第二天傍晚時分。在他的幻想破滅之外，又加上了選擇聯誼會①這樁疑難大事，究竟參加菲拉瑪斯俱樂部呢，還是參加虎頭會？同時，他住在琺土太太的家里，却在道克店里吃面

① 這是美國大學里的一般學生組織，往往用希臘字母作會名。

包夹肉餅和泡菜过日子，这未免要危及兽医的儿子那份健全的消化力了。

就在那張他权充飯桌的扶手很寬的椅子旁边，他发现了那个曾經在教务长办公室里見到过的瘦瘦的家伙。

“过得怎么样？”那家伙說。

“哦，很好，我想。”

“你选上演說課了沒有？”

“沒有，該死的。”

“你为什么不試試参加辯論队呢？”

“唉，我已經試过。我去找了队长，他告訴我，除非是大学二年級学生，否則不能参加。唉，我想，他們根本不希望这儿的一年級学生聪明而有理想。可是我猜你才不在乎这些呐。”

“你怎么会这样想来着？”

“你的样子看起来就是这样——嗨，他們叫你什么？”

“我的名字是海奇·惠特。”

“我叫格定·普兰尼希。”

“认得你很荣幸。”

“认得你很荣幸。”

“你怎么会觉得我对这个倒楣地方的一年級学生有没有理想毫不在乎，普兰尼希先生？”

“好吧，我告訴你，惠特先生；那是因为你看起来好象会嘲弄容易动感情的人似的。”

“也許我会这样，普兰尼希先生。可是那正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真的嗎，海奇！喔噹，真的嗎！我心痒得要死！你真不

知道，在弗尔根这样一个工厂区，可以談談的理想主义者实在少得惊人。”

“甚至在芝加哥，情形也是这样。”

“芝——加哥？”格德肃然起敬。“你是从芝加哥来的嗎？”

“嗯。”

“噢！那么象这样一个半大不小的城市，你图它个什么呢？”

“学费便宜。”

“我真想到芝加哥去看看呢！天哪，不可能的！我听说那儿有个大会堂，可以容纳六千个人。看到自己面前有那么一大堆人，你想想是个什么味儿！我还听说那儿有一个很大的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团体。这是桩合情合理的正义事业，女人应该有选举权，你不以为然嗎？你不认为我们在澄清政治这方面需要妇女来起道义上的作用嗎？”

“这跟我之所以需要她们的想法不完全相符。”

“我觉得你讲过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海奇！”

“我想，也许我是个从反面意义来讲的理想主义者。我恨透一切骗人的玩意儿。我讨厌那些在百货商店里对售货员颐指气使的闊女人，以及那些大腹便便、嘴角上象长了个长瘤似地叨枝雪茄烟的家伙；我还讨厌那些据说动辄行销数十万册的书，象巴克雷夫人①的那本《念珠》。懂我的意思嗎？”

“我，我可不那么憎恨一切——我只在听到人家谈起紗厂

① 弗洛倫斯·露瑟莎·巴克雷夫人（1862—1921），英國女作家，《念珠》是她的代表作，发表在一九〇九年。

里的童工之类的事情，才多少有点儿愤慨。我是站在积极一面的，你可以那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想要，你可以说，唤起人们这么一个理想：在这个上帝统治的国家里，自由必须来一次新生。我猜想你一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

“不——不！不过，我只希望人们不要引林肯或《圣经》里的话，也不要挂起旗帜或十字架，来掩盖那些明明是属于银行存折和三个金球^①之类的东西。可是我羡慕你，我真自己能信任人们那股认真劲儿。我不是正途出身。我爸爸是个挺有办法的马车夫，能唱哈利·劳德^②的歌，还是个工会的好会员，可是我的上帝，他搞些名堂出来没有？我十二岁就工作，给西联电报局当投递员——有一次圣诞节前夕，愉快的圣诞节日的好买卖搞得我直忙到早晨四点钟——我就这么七转八转终于进了《纪事报》的南芝加哥办事处。”

“噢！是个采访——记者？”

“是的。可是我年纪比你大得多。天哪，我已经二十一啦！”

他们俩都为这高龄而叹息，海奇又讲下去：

“我就这么念念图书分馆里的书，得到了我所能得到的一点教育。我并不很重视学院，不过，我在这儿也许能学一点经济学，学些‘燔祭’、‘缓刑’以外的词汇。”

“或许你跟我早晚有那么一天可以一起搞些政治方面的事情。”

① 三个金球是质押典当的标志。

② 哈利·劳德（1870—1950），苏格兰杂耍演员，擅于根据民歌编写歌曲。

格德非常高兴，觉得也许自己生平第一次有了个朋友。

他是只摇头摆尾的小狗，在中学里，他老参加一些还体面的团体，可是他谈来谈去总不外乎垒球、糖果、跳舞、游泳等等，而内心深处却需要一个真正的朋友，可以把自己在口才、正义和进入议会等方面的雄图大略都偷偷告诉他。如今看到海奇·惠特大搖其头，同时嘴里咿咿嗯嗯地说：

“不搞政治——不做演讲。我是个记者。我实在喜欢史文朋^①，文笔细腻流畅，用字珠圆玉润。”格德听了，心里觉得很愉快。

“我的理想典范是勃利安。可是我想你也认为勃利安有点大放厥词。”

“他爱狗，也爱母亲。”

“爱狗和爱母亲又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两样都从来没有过。或许我只是妒忌你，格德。或许我也巴望自己能使听众着迷。干下去吧！狠狠打中他们的要害！我愿意随时给你写演讲稿。”

“准定如此，海奇！这点我们做得到的！”

于是，他真个有朋友了。可是即使象海奇·惠特这样的人，他也不打算让他代写讲稿。他自个儿固然不一定那么富有诗意，但是他想，即使象海奇这样一个伟大的新闻记者，也不见得能写出比他那篇代表弗尔根全体毕业生致的答辞更高明的东西来：

① 史文朋 (1837—1909)，英国诗人，出身贵族家庭。晚年趋向反动，在南非战争时，公开歌颂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远从傳奇般的东方直到胸襟寬敞的西方，世界七大洋的物产和我們的辽闊田野的物产都被我們的杰出的交通界巨擘集中在一起，他們致力于文明的貿易，不仅为了扩大他們自己的可觀的財富——在資助大学和医院方面，这些財富是那么有用——而且最主要的是，喂飽了嗷嗷待哺的遍野哀鴻。”

还能比这高明？

海奇提議，“我們离开这儿吧。上我屋里去。我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不希望让这些无聊家伙听见。”

一点不假，这间小餐室——綠的洋鉄頂棚和藍粉牆都褪了色，招貼琳琅滿目，淨是口香糖的广告——挤滿了年輕人，大叫大吼，“嗨，毕尔！”和“喂，艺术史是一門很容易的課程嗎？”此刻这地方一股火腿白菜和煎洋葱的味儿。格德和海奇·惠特一起晃出来的时候，他就象一只肥肥胖胖的西班牙狗在猎犬身旁得得地快步跑着。然而这就是格德，比較起来可以算是闊气的，衣着虽不甚整飭，却不失名士风度，大学生的味道十足：一件藍色的羊毛衫和一条灯芯絨褲子，一双牢实的粗皮鞋；海奇穿一套蟹脚的灰衣服，干淨得有点儿吹毛求疵似的，一件沒有花的白衬衫，郑重其事地打了一只藍色蝴蝶領結——这些他还得穿上四年。

格德发觉海奇的房間象个馬厩，心里感到古怪，那簡直是为一群毫不足道的馬匹盖的一所破旧的小馬厩，歪歪斜斜，搖搖欲墮，窗口粘着一摊摊的稻草屑。但是，井然有序，象寡妇的坐憩室：这边有一張帆布床，那边有一只燒木柴的旧炉子和一張板桌，上面十几本书排得整整齐齐。

“我在这儿自己燒飯吃，只到道克燒烤店里去喝杯咖啡，

找人聊聊。靠我积蓄的钱，加上我还替一家发表大学新闻的报业辛迪加工作，我还过得去，”海奇说。“不过这个倒楣的窝看起来一定怪乱糟糟的。”

“这地方好极了！有吉布赛风味！波希米亚人的生活！”

“我讨厌波希米亚人。”

“哦！”

“我喜欢有条有理，一板一眼。”

“哦，你是这样！”格德对于这点并没有太大的敬意。

“你——我想，你一定有一套漂亮的公寓房子，还有陈橡木做的摩里斯式安乐椅。①”

“我可没有！我只在寄宿舍里搞到一间很闷热的房间，等我决定参加哪一个联谊会后再说。”

“那你就加入联谊会啦——参加一个上流的青年绅士的俱乐部。”

“为什么不？”这下子格德光火了，但却带着钦佩的意味。他并不很怕别人，怕的倒是自己。“我不就是个很会交际的青年绅士。真糟糕，这点你却不喜欢！”

“哦，我意思并不是——”

“你有那么多空暇，成天觉得做个厌恨一切的人而扬扬自得，而我活该坐在你的脚边——”

“不，不，格德！我想我只不过精神上害了胃酸过多的毛

① 这是一种椅背可以调整、坐垫可以移动的椅子，因英国艺术家威廉·摩里斯而得名。陈橡木是用阿摩尼亚处理过的橡木，一种很高贵的木料。

病。你完全正确。你不满意这个倒楣的世界，也不满意这世道——你不是个庸庸碌碌的人。我想你不是个庸庸碌碌的人。請原諒我。”

格德就这样找到了他的第一个朋友，他們坐在板桌上喝海奇自己燒的咖啡——淡而帶苦——这时，海奇抬头朝馬廐的那扇高的小窗一望，看清楚并没有秘密警察在偷听，就把他那有危險性的秘密讲了出来：

“格德，假如你不能参加辯論社，那你为什么不——我打算創辦一个社会主义学会。”

“什么？社会主义是反对家庭和婚姻的！”

“这有什么关系呢？”

“自然，我們有着金·德布斯。^①”

“完全对。”

“我听說，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完全对。而且我們將举行許多辯論会，你可以参加。也許我們要向全校挑战，来一次大辯論。”

“那有多好呀！那些不让我参加的蠢家伙，我真要露一手給他們瞧瞧。我当然要加入。你的学会什么时候成立？”

“现在就成立。攪乱一所小小的学院，只需要你我这么两个无所畏惧的汉子就行。”

“那我們就搞起来吧！”

① 金·德布斯即尤金·德布斯（1855—1926），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他参加建立社会党（1900年）以后领导党内的左派。1905年参加創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晚年背叛了他原来的革命立場。